

黑森林丛书

长篇动物小说

火 鵒

肖显志 著



海燕出版社

黑森林丛书

长篇动物小说

火 鵟

肖显志 著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鹇/肖显志著.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0. 10
(黑森林丛书)

ISBN 7 - 5350 - 1847 - 5

I. 火… II. 肖…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479 号

黑森林丛书

火鹇

肖显志 著

海燕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编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7 印张 115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 001 - 6 000 册

ISBN 7 - 5350 - 1847 - 5/I·515

定价:10.00 元

写在前面

那时,我还是十几岁的少年,家住科尔沁草原边缘的辽河岸边。

仰躺在科尔沁草原的草地上,蓬松的羊胡子草在身下如柔软的绿色床垫。天空湛蓝,白云悠悠,两只云雀扇动着银白色羽毛的翅膀,在阳光里叽叽啾啾地鸣叫。凉爽的风儿裹着苦丝丝的草味儿吹来,轻抚在面颊上,毛茸茸痒酥酥的,很惬意。

突然,一只褐色大鸟从白云间陡地俯冲下来,那两只云雀惊得箭打一般,转眼间无影无踪了。我挺身坐起,目光随着那褐色大鸟追去——只见它一头扎进草棵,随即斜冲起来,但爪下已吊着一只野兔,朝不远的一座小山飞去。

哦,鸢鹰。原来那只大鸟是迅猛勇敢的鸢鹰啊!它舞动巨大的翅膀,携着猎物飞向从地平线上隆起的小山,那里有它的窝巢。说是小山,在我们东北大平原上就像少女漂亮脸蛋上的青春美丽痘。

吃完晚饭,我和小伙伴们聚在村子里百岁老人那里听故事。在昏暗的油灯灯光里,百岁老人讲着,豁牙

嘴哧哧漏风：当年有一只红色羽毛的猎鹞把日本鬼子的飞机撞了下来。一只小小的鸟儿竟然把那么大的飞机撞了下来……

哦！英雄的鹰。我心中轰然升起一股崇敬。

多少年过去了，我从少年长成了大人。回到阔别已久的科尔沁草原，我看到了猎枪的影子。再仰躺在柔软的草地上遥望蓝天，天空洁净得很，没了悠悠的白云，没了啼鸣婉转的云雀，也没有鹞鹰的影子。我的心中蒙上一层寂寥的惆怅。

哦！鹞鹰呢？英雄的鹰呢？

“鹰在这儿哪！”我的小外甥女跑过来，手里举着一只鹰，嚷着：“我的老鹰！”我看清了，原来是一只电动玩具鹰，但制作得惟妙惟肖。小外甥女把玩具鹰的开关打开，拎着它背上那根线，那鹰便扇动起僵硬的翅膀，转着圈儿飞起来。

看着永远转着圈飞，永远飞不出小外甥女的手，飞不上蓝天的玩具鹰，我茫然了。

我童年的鹞鹰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呢？

作 者

二〇〇〇四月

引 子

《满洲日日新闻》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载：

逐雀鹞鹰撞毁战斗机

(四日记事解禁)一月三日午前十一时二十分，大日本关东军沙梁军用机场一架战斗机被鹞鹰撞毁。这只鹞鹰系该机场逐雀鹰，于阳光下羽毛呈火红色，称“火鹞”。在战机与反日匪军作战时，火鹞直冲天空，撞向战机，机毁鹰亡……

这张报纸，这条新闻，是垛参加抗联时看到听到的。

垛参加抗联那天，铁血敢死队大队长问他：“你为啥要参加抗联？”

垛说：“打鬼子。”

大队长再问：“为啥要打鬼子？”

垛说：“鬼子杀了我爹，火鹞撞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垛说这话时眼睛发直，牙齿咬得咯咯响。

大队长从挎包里掏出几张报纸，找出一张，用粗

粗的手指点着《逐雀鹞鹰撞毁战斗机》那篇消息，说：“就是这篇写的事儿吧？”

垛抻脖瞅瞅，摇头说：“我不认字。”

大队长说：“你不认字我念给你。”

垛听着听着，眼里噙满了泪水，眼前模糊了，仿佛一个红红的火团朝他缓缓飞来，飞来……

“叭勾——”

一声枪响撕破了蒲棒屯的宁静。

日本鬼子进屯了。

这工夫已是过晌午了，鬼子的身影在地上就都斜斜着。

走在鬼子队伍前头的是个长着蛤蟆嘴的汉奸，不大的战斗帽扣在圆圆胖胖的脑袋瓜上，让人瞅了就要发笑，可没一个人敢笑。

鬼子把蒲棒屯的乡亲们圈到老孙家场院，挎洋刀的日本鬼子官叽里咕噜了一阵，人们都听不懂。

猎户杨老疙瘩和儿子垛也在人堆里头，他们也听不懂。

蛤蟆嘴就把战斗帽往后推推，冲乡亲们叫唤：“大日本十川太君说了，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各家各户的猎枪、鸟枪啥的，凡是枪都要收缴上来。”

垛抻抻脖子，抹了下鼻涕问：“大烟枪收不收哇？”

大伙儿听了哈哈笑。

蛤蟆嘴也禁不住地笑,可笑了两声就脸一绷,嘴一咧骂道:“小兔崽子,敢跟我逗?”抬手就给了垛一耳光。

“啪!”垛半边脸就火燎燎的,耳朵呼呼刮大风。他横瞪蛤蟆嘴一眼要骂,被爹给拽到了身后。

蛤蟆嘴接着说:“哪家不交,统统死啦死啦的有!”

“叽欧! 叽啊!”一只鹞鹰在人们头顶上盘旋,鸣叫两声。

十川歪头朝天空望望,掏出手枪顺手一甩,“叭、叭!”

鹞鹰身子在天空中一侧歪,就斜着翅膀朝屯外树林坠去。几根褐色的羽毛从天空飘飘落下,有一根落到垛的脚旁,垛偷偷捡了起来。

十川哈哈大笑,随即吼叫:“快地! 猎枪的,统统地交上来的干活! 不交,死啦死啦的有!”

蛤蟆嘴就学着十川的腔调:“不交,死啦死啦的有! 都赶快回家去取!”

乡亲们被日本鬼子的刺刀逼着,回家取来猎枪、鸟枪,堆在场院上。

十川手一挥,叫道:“统统烧掉!”

一个鬼子兵就拎来汽油浇到枪堆上,蛤蟆嘴“刺啦”划着洋火(火柴)往枪堆上一扔,大火就“呼啦”烧起

来。

那火苗子就在乡亲们眼睛里一蹿一蹿的。

十川接着又叽里咕噜了一阵，蛤蟆嘴就又叫了阵啥“王道乐土”，啥“中日亲善”，啥“大东亚共荣”。瞅十川一摆手，他就鸡打鸣儿似的脖子一扬，说“开路开路”，跟鬼子撤出了蒲棒屯。

杨老疙瘩急忙找来根棍子，从火堆往外拨拉他的猎枪，可拨拉出来的枪管儿已经烧红、烧弯了。

“小鬼子！天打五雷轰的小鬼子！老天爷不会让你们好死！”他冲鬼子身后跺着脚骂。

垛说：“爹，别骂了，骂人也不疼。”

杨老疙瘩瞪了儿子一眼说：“我咒死他，咒死小鬼子！”他说着就抱着脑袋蹲到地上，嘴里喃喃着：“猎枪没了，靠啥打猎啊！”

垛瞅瞅手中的那根鹞鹰羽毛，眼睛突然一亮，说：“爹，没了枪，我们驯猎鹰啊！”

杨老疙瘩抬头瞥了儿子一眼：“猎鹰？哪疙瘩呢？”

垛手往屯外一指说：“咱们去找鬼子官打下来的那只鹞鹰吧，落到屯外树林子里的那只鹰。爹！”

杨老疙瘩一弓身站起来，拍打一下儿子的脑袋瓜说：“儿子，找那鹞鹰去！”

二

“爹！鹞鹰在这疙瘩呐！”垛在半人高的蒿草丛中寻找着，终于发现了趴在草棵里的鹞鹰，惊喜地叫起来。

杨老疙瘩稀里哗啦地蹚着荒草跑过来说：“垛，别上前，看它叨你！”

垛答应着：“嗯哪！”见那鹞鹰扑棱着受伤的翅膀往草棵深处窜，就一跃扑过去，可扑到鹞鹰跟前呆住了。

这工夫杨老疙瘩也到了，瞅瞅那鹞鹰很年轻，估计有两岁龄，斜着身子侧歪在草棵里，柔软的羊胡子草已被它的血染红了。它的脖子像根木棍戳起，头上的羽毛扎煞着，两只圆圆的眼睛放着金光，凶凶地盯着他们，一双钢铸样的爪如钩子，死死抠进泥土。

杨老疙瘩把儿子往身后拽拽说：“好厉害的小鹞鹰啊！垛，别上前，它会跟咱拼命的。”

垛从爹身后钻出来说：“爹，我比它还厉害。”

杨老疙瘩一把没拽住儿子，垛就扑了上去。

小鹞鹰脖子上的羽毛耷起来，朝垛的眼睛就是闪电般的一嘴。

垛眼尖，脑袋一缩，小鹞鹰铁锥般的嘴叨在垛的脑瓜门上，同时一只翅膀“啪”地打在垛的肩膀上。垛被打得一个趔趄仰倒在草棵里，手指甲大一块肉从脑瓜门上被拧了下来，鲜血立时流了一脸。

杨老疙瘩见儿子被小鹞鹰给叨伤了，“嗷”地一叫也扑上去，胳膊死死抱住小鹞鹰的翅膀。

也许是小鹞鹰受伤的翅膀被杨老疙瘩给抱疼了，“啊儿！”一声尖叫，回过头照杨老疙瘩的左眼叨来。杨老疙瘩头一偏，躲过了左眼，却把右眼露给小鹞鹰，铁锥般的嘴就深深啄进右眼窝，鲜血“噗”地从眼窝喷出。

“啊——”杨老疙瘩疼得一声惨叫，但硬是没撒手。

垛正抹脸上的血，见爹的眼珠子被小鹞鹰给叨出来了，一个滚儿过去抱住小鹞鹰的头，狠狠往地上摁，摁。

杨老疙瘩骂着：“妈的！好家伙！好家伙啊！垛，快解裤腰带，捆上这杂种！”

垛就手忙脚乱地解下裤腰带，捆住了小鹞鹰的爪子。

杨老疙瘩再喊：“捆它的嘴！”

垛一时找不到绳子，就用一只手脱了小布衫，蒙在

小鹞鹰脑袋上,说:“爹,你撒手吧!”

杨老疙瘩没撒手,说:“垛你把我的裤腰带解下来,捆住这杂种的膀子!”

垛解了爹的布腰带子,“刺啦”撕下一条,把小鹞鹰的翅膀捆得牢牢的。

杨老疙瘩这才撒了手,捂着被叨出眼珠子的眼窝,蹲在草丛里疼得浑身打哆嗦。

垛说:“爹你叫唤几声吧!叫唤几声会疼轻点儿的。”

杨老疙瘩冲儿子瞪起那只左眼,凶光烁烁,说:“妈的!没出息!再疼,爷们儿能像杀猪样叫唤吗?”

垛从草棵里找到爹那只血肉模糊的眼珠,托在手上说:“爹,你眼珠子在这疙瘩呐!我给你塞进去吧!”

杨老疙瘩说:“混蛋小子!快找马粪包(马勃),给我按上!”

垛答应着就胡乱拨拉着荒草寻找起来,终于在一团枯蒿棵里找到一个鸡蛋大的和一个鸽子蛋大的金黄色马粪包,急忙捧到爹跟前说:“爹,咋整耶?”

杨老疙瘩说:“往眼窝子里按。”

垛手哆嗦着把马粪包金黄色的粉面往爹的眼窝里按了,血就止住了。垛再撕下半条布腰带子把爹受伤的

眼包扎了，爹才站起身。

“杂种！好样的！”杨老疙瘩踢了一脚小鹞鹰叫着，“好样的！杂种！”

垛抬脚也要踢，被爹操了个趔趄：“有你踢的吗！”

垛斜了爹一眼，嘟囔着：“替你解恨，你还操人家……”

杨老疙瘩说：“好鹰，好鹞鹰！垛，把爹那眼珠子拿好！”

垛摘了一片野麻叶子，把爹的眼珠子包了，说：“拿好咧！”

杨老疙瘩把小鹞鹰于胳肢窝里挟了，身子摇晃着朝屯子里走。垛跟在爹身后，脑瓜门上的血凝成了一块黑色的痂。

三

小鹞鹰躺在杨老疙瘩家屋地当间儿，它头上的布衫一揭开，就想叨人。

杨老疙瘩伸手抓住小鹞鹰的脖子，拿了根细牛皮绳把它铁锥般的嘴缠个结结实实。

小鹞鹰拨棱着脑袋想甩掉嘴上的东西，想用爪子蹬掉绑在嘴上的牛皮绳，可扑腾了好一阵儿，还是徒劳。它气得呼呼直喘，身子乱抖，用一双金眼仇恨地瞪着杨老疙瘩和垛。

垛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杨老疙瘩用剩下的那只左眼，也死死盯着小鹞鹰。

杨老疙瘩说：“别错眼珠儿，就这么死盯着它。等它把目光避开了，它就服了。”

垛应着：“嗯哪！”就瞪着眼珠子死死盯着小鹞鹰。

杨老疙瘩前几年养过鹰，也是鹞鹰。那鹰真是乖，到了他手上就跟小兔儿似的，一摩挲羽毛儿，它腿儿就弯下来，没烈性。气得杨老疙瘩拿柳条子狠狠地抽，抽得它羽毛乱飞，抽得它“吸溜吸溜”乱叫。可是不管咋

抽,就是抽不出烈性来。带它出猎吧,这家伙没抓到兔子,反倒被兔子给蹬了个个儿。

杨老疙瘩指着那鹞鹰骂:“妈的!野兔都抓不到,连好公鸡都不抵。熊玩艺儿!”

后来,吴家窝棚的吴老宽花两麻袋秫米(高粱米)给换了去,做了人家的玩物。

杨老疙瘩性子烈,就喜欢烈性的畜生。高坎子家有一头黑牯子(公牛)性子烈,撞墙,撞车,还撞人,高坎子咋也治不服它。

杨老疙瘩去了,二话不说,双手攥住黑牯子犄角,跟它顶起了架。

黑牯子四蹄拄地,尾巴夹进腓里,跟杨老疙瘩叫上了劲儿。

杨老疙瘩憋足了劲,对峙了足有一顿饭工夫,黑牯子渐渐地鼻孔喷粗气了,腿打哆嗦了。杨老疙瘩见到时候了,就“嗨”地大吼一声,双膀一叫力把黑牯子给推了出去。

黑牯子后退了几步,“轰隆”一声倒地。

杨老疙瘩还是不饶,上前抓住黑牯子犄角,再“嗨”一声把它给拽了起来,冲高坎子说:“骑上去。”

高坎子爹胆儿骑到黑牯子背上,杨老疙瘩就让他吆喝。真怪,高坎子这回一吆喝,黑牯子就变得毛驴一

样听话了。

这回，杨老疙瘩的眼睛叫小鹞鹰给叨瞎一只，不但不恼，反倒喜爱上了这只小鹞鹰。

垛是杨老疙瘩的儿子，有爹没娘的儿子。十四年前杨老疙瘩十八岁，从两个棒子手（拦路抢劫的土匪）的棒子下救了一个姑娘。姑娘进了杨老疙瘩的茅草窝棚，说什么也不走了，说跟杨老疙瘩过一辈子。

日子过得真快。那天一早，姑娘到窝棚外柴火垛抱柴火，突然肚子绞痛，就把孩子生在了柴火垛。

屯子里惟一识字的冯二先生说：“这孩子生在柴火垛里，名字就叫垛吧。金垛银垛粮食垛柴火垛，福名啊！”

可是，垛还没满月，姑娘的家人就寻到蒲棒屯，把姑娘用棉被裹了往大马车上一扔，鞭子一甩就没影儿了。后来听说这姑娘是百里地外黄米屯大户黄二百垧家的三丫头，再后来听说被黄二百垧给嫁到远方去了，嫁到哪儿，没人知道。

杨老疙瘩一手把没妈的垛拉扯大，垛漫山遍野地跑，就跑得野野的，性子跑得烈烈的。

杨老疙瘩稀罕儿子，动不动就摸着儿子的脑瓜说：“妈的！没差种！”

这工夫，爷儿俩不错眼珠儿地盯着小鹞鹰，小鹞鹰